

论唐代女诗人鱼玄机

苏 者 聪

鱼玄机,字幼微,一字蕙兰,是晚唐一位才高而身贱、貌美而命薄的女诗人。她出生于长安一个平民家庭,天资聪慧,才思敏捷,喜读书,善属文,尤工诗,15岁为补阙李亿之妾,得其宠爱,因夫人“妒不能容”,亿遣至咸宜观为道。鱼玄机至于何年及笄、何年为道,没有记载,故其生年难以确定。皇甫枚《三水小牍》曰:“破瓜之岁,志慕清虚、咸通初,遂从冠帔于咸宜。”《唐才子传》曰:“咸通中及笄,为李亿补阙侍宠。”这两段话互相矛盾,咸通初为冠,咸通中为妾,与事实不符,为妾应在为冠之前。笄年是15岁,破瓜是16岁,咸通初为16岁,咸通中为15岁,亦相矛盾。皇甫枚与玄机是同时人,对玄机逸事当较熟悉,记载较可信。《三水小牍》虽为传奇,所记大体有据。咸通(860—874)共十四年。初,不出三年。如咸通元年至三年(860—862)鱼为冠,是16岁,则可推知她出生于会昌四年至六年(844—846)。她后因笞杀女僮绿翘,于咸通戊子(868)秋被京兆尹温璋处死,大约只活了二十三四岁。她十分短暂而又悲惨的一生,为后世文人所嗟慨。黄周星曰:“嗟呼!世间至难得者佳人也,若佳人而才,岂非难中之难?乃往往佛郁流离,多愁鲜欢,甚至横被刑戮,不得其死。如张丽华、上官昭容,皆斩于军前;王韞秀、鱼幼微具毙于杖下。白刃血螭蛟之领,赤棒肉凝脂之肤,人生惨辱,至此已极。”①《全唐诗》存鱼诗五十首,主要是抒写她自己不幸的身世和道家凄清孤寂的难耐生活,悲诉难觅知音的痛苦,表现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前人评“其诗婉情悲凄,有风人之调”②,“幽柔融雅,有足悲焉。”③

以下我们就鱼玄机其人其诗作一简要分析。

坚贞不渝 一往情深

鱼玄机得李亿宠爱时间很短,大约只有一二年,但他们情爱深笃。李亿在朝廷任补阙,是一个掌管讽谏、举荐人员的官吏,又是一位风流才子。她曾陪侍李亿去过他的老家山西,共同渡过那最愉快、最幸福、最惬意的日子。她后来在诗中情不自禁地怀念这段生活:“王屋山前是旧游”,“晋水壶关在梦中”,“汾川三月雨,晋水百花春”。她身为小妾,能得到情致相投的李亿宠爱,自是心满意足了。可是好景不长,旋即被迫离异,当时彼此难舍难分,立下山盟海誓,希望将来破镜重圆。可是李亿随着时间的消逝,渐渐将她淡忘,旦旦信约化为乌有。而玄机对他坚贞不渝,一往情深,写下了许多怀念他的诗作,如《情书寄李子安》:

饮冰食蘗志无功,晋水壶关在梦中。秦镜欲分愁堕鹊,舜琴将弄怨飞鸿。井边桐叶鸣秋雨,窗下银灯暗晓风。书信茫茫何处问?持竿尽日碧江空。

“饮冰食蘗”,有两层意思,一是写道家生活的清苦,二是守节明志之誓。从眼前的孤寂联想

到对往日恩爱生活的眷恋，并追忆分手时的惆怅情怀，然后再回到眼前的处境：秋雨瑟瑟，桐叶萧萧，孤灯一盏，彻夜难熬，此情此景，更引起对李亿的怀念。可是，“书信茫茫何处问？持竿尽日碧江空”，李亿负义忘情，杳无音信，无法得知他的消息，她百无聊赖，只有终日孤独而又失望地盼望他的来信。诗人把落魄的心境，凄楚情怀写得十分感人肺腑。钟惺赞曰：“缘情绮靡，使事偏能艳动。此李义山能为之，而玄机可与之匹。”④李商隐是唐代写爱情诗的能手，而玄机竟被视为可与之相匹敌，可见其艺术造诣之深。

玄机漫游，本是为了遣怀，可忧思不但未能排解，反因独行的孤寂而更引起对李亿的思情，在另一首《春晴寄子安》诗中写道：

山路欹斜石磴危，不愁行苦苦相思。冰销远洞怜清韵，雪远寒峰想玉姿。莫听凡歌春病酒，休招闲客夜贪棋。如松匪石盟长在，比翼连襟会肯迟。虽恨独行冬尽日，终期相见月圆时。别君何物堪持赠？泪落晴光一首诗。

尽管李亿置她于脑后，但她却仍是苦苦的思念着他，关心他，温顺地劝戒他不要滥听淫曲，好酒贪棋。其软语柔情、体贴入微的贤淑妻妾形象宛然在目。她对未来还抱有希望，相信终有一天会实现盟誓，花好月圆，重得其宠爱。此刻，她无法表达她对他的深情，只有这缕缕情思和着泪水织成的诗，可知此诗的份量、力量！“如此持赠，恐不堪人领取也！”⑤胡应麟曰：“余考宋七言排律遂亡一佳，唐惟女子酬唱二篇可选，诸亦不及云。施肩吾百韵在二作下。”⑥施肩吾，唐宪宗时官吏，元和十年登第，为诗奇丽⑦。玄机被誉为压倒须眉，再次说明其才华不凡。后来，她又写了《隔汉江寄子安》、《江陵愁望寄子安》等诗，“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句，成为千余年来运用相似联想的绝唱。

她把全部的感情、赤诚的心无私地奉献给了李亿，而李亿的冷酷无情，使她深深陷入不可解脱的愁苦之中：“醉别千卮不浣愁，离肠百结解无由”，她有些怨李亿了：“聚散已悲云不定，恩情须学水长流”，从正面告戒李亿要学水之长流，实是责备他言而无信，不过说得含蓄婉转，怨而不怒。

鱼玄机被弃，不能归之个人命运，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故其痛苦也不仅是属她个人，而是有唐一代姬妾共同的命运。唐代的妾，地位极其卑下，与仆相类，与主人没有正式婚姻名分，家中有妾，仍称未婚。妾，或是买卖来的；或是赠送的；或是抢夺来的，她与妻不可等同并论。妻叫娶，而妾只能叫买。据《唐律疏议》卷十三载：“妾通买卖”，而与妻“等数相悬”。唐代严禁以妾为妻，违禁者，循之以刑。且明文规定：“以妾及客女为妻，徒一年半。”妾，实际上是半贱民，不受法律保护，甚至遭受种种虐待，这在唐代累见不鲜。如李训有一妾，娶妻后已将其嫁卖，换了几个主子，后李妻得病，怀疑其妾厌祷，将她抓回毒打，妾不堪忍受，投井而死。”⑧妾，没有独立人格，小官吏也无法保护自己的妻妾，如晚唐赵嘏爱妾被浙帅抢去，五代梁时韦洵美的妾被上司罗绍威逼迫进献。也有主子拿妾当赌品的，贯休的“一掷赌却如花妾”（《轻薄篇》）就是这种行径的真实反映。还有拿爱妾换马的，《韦鲍二生传》中记载了唐玄宗开成年间，鲍生在途中用歌姬换马的故事，张祜在《爱妾换马》诗中亦津津乐道此类事。更有甚者，妾可以被主子任意杀戮，如河南武公业妾因与邻居青年赵象有情爱关系，事败露，被武公业活活笞死。严挺之爱妾玄英熟睡，妻裴氏之子严武用铁锤击碎其头，严挺之竟赞其勇武：“真严挺之子！”⑨唐代还有主子临终，令妾殉葬的不人道行为。⑩甚至，主人死后，有子孙争卖姬妾以换钱财的事，李潜曾在《论妓妾改嫁书》中揭露这种唯利是图的劣行。鉴于唐代社会视妾为贱人、赌品、牲畜，不当人看待，故玄机被弃如蔽履，就并非咄咄怪事了。与之相反，在唐代忠情于男子的妾则不胜枚举：如韦洵美妾被迫分离，她写了《别韦洵美

诗》，以示她至死不渝的爱情。张建封之妾关盼盼，在张死后，独居徐州燕子楼十年而不肯改嫁，后以死殉。鱼玄机对李亿钟情若此，充分反映中国妇女忠于爱情的传统美德，揭示了封建社会婚姻的不合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她们高尚纯洁的爱情中渗杂着被礼教毒害而不悟的愚昧。

文士争狎 知心难求

鱼玄机为道约有6至8年时间，约占她一生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为时可谓不短。道冠不大受礼法的约束，比起佛尼来有更多的自由。她初离李亿夫人的虐待，自会感到道观的闲静清悠、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春花秋月入诗篇，白日清宵是散仙。空卷朱帘不曾下，长移一榻对山眠”（《题隐雾亭》），“移得山居此地来，花丛自遍不曾栽。庭前亚树张衣桁，坐上新泉泛酒杯。轩槛暗传深竹径，绮罗长拥乱书堆。间乘画舫吟明月，信任春风吹却回”（《夏日山居》），“满怀春酒绿，对月夜琴幽。”（《遣怀》）道院花丛遍地，竹径深微，何等清幽！或读书，或吟诗，或弹琴，或饮酒，或闲卧，或泛舟，过着“散仙”似的生活，又是何等超脱！

然而透过生活的表层，却跳动着一颗极不宁静的心。读书吧，没有心情，以致书乱成堆；泛舟吧，打不起精神，又任风吹回；弹琴吧，月夜是那样的冷清难耐。她因居山房，花月堪赏无心赏，竹径深幽心不幽，所以说“空卷珠帘”、“长对山眠”。细察她的诗，常常笼罩着一层灰暗阴冷的色调：

画壁灯光暗，幡竿日影斜。

——《访赵鍊师不遇》

宝匣镜昏蝉鬓乱，博山炉冷麝烟微。

——《和人》

洞房偏与更声近，夜夜灯前欲白头。

——《愁思》

从此梦悲烟雨夜，不堪吟苦寂寥时。

——《代人悼亡》

但她不甘美好的年华在寂寞中消逝，于是走出深山，开始漫游，她的足迹遍及长江中游，沿汉水而下，经钟祥、江陵、汉阳、武昌，至江西九江，长江的浩荡烟波，鸚鵡洲的芳草，使她胸襟开阔；月下泛舟，船头醉卧，萧梁寺弄琴，庾亮楼吟诗，排遣了心头的忧愁，她在《遣怀》中自得地写道：“闲散身无事，风光独自游。断云江上月，解缆海中舟。琴弄萧梁寺，诗吟庾亮楼。丛篁堪作伴，片石好为俦。……”又在《江行》中写道：“画舸春眠朝未足，梦为蝴蝶也寻花。”此时，她受伤的心灵得到美好大自然的抚慰，重又燃烧起她对未来生活的信念，似乎感到失去的生活可以再来，美满幸福可以复得。

但漫游只能排遣忧愁于一时，而却不能消除于永远。于是她不得不放纵情怀，尽情风月，“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狎，或载酒诣之者，必鸣琴赋诗，闻以谑浪。”①《北梦琐言》说：“自是纵怀，乃倡妇也。”其实她的“纵怀”，一为生活所迫，二为时尚所许。因唐代女道与文士交往较为风行，世俗比较开放，如宋华阳三姊妹与李商隐有情爱关系，李冶与文士阎伯钧、朱放等相恋甚深。在社交场中，言谈也十分随便，李冶在开元寺与诸文士集会，席上她巧妙地借陶渊明“山气日夕佳”的诗句奚落刘长卿的疝气病，引得举座大笑，女道的放诞不羁由此可见。鱼玄机与许多名士交往，如李学士、温飞卿、左名场等，并给他们写下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诗，表现了她对爱情大胆热烈的追求与相思而不可得的痛苦。她给温飞卿写了《寄飞卿》、《冬夜寄温飞卿》等诗，倾吐了她“不眠长夜怕寒衾”的孤栖之苦，寄情于温，显而易见。可是

我们从温飞卿的全诗中找不出一首标题冠以给鱼玄机的诗来，也许是要维护朝官的尊严，亦或是他的薄情。温曾有一首《和友人伤歌姬》诗，哀告友人：“王孙莫学多情客，自古多情损少年。”意思是说，不必为失去一个歌妓而伤怀，以致摧折自己的青春，那是划不着的。由此可知“薄行无检幅”的温八叉对卑贱的鱼玄机，抱的是一种逞欲玩弄的态度，自然难得有一点真情。鱼玄机也曾寄情于李郢，期望与之相处相随，共同生活，她见鸳鸯能靠近其钓矶而产生人不如禽鸟之感：“自惭不及鸳鸯侣，犹得双双近钓矶。”（《闻李端公垂钓回寄赠》）而李郢与她“住处虽同巷，经年不一过”，对她采取“始乱终弃”的态度。钟惺曰：“题是垂钓回寄赠，却得如此绮丽，是触处抹杀不得多情二字。”⑫左名场，亦与她交欢甚深，而又“双燕巢分”。她对多少男子寄托过她的深情、真情，但有如一片飘落在大海的红叶，没有回声。故当她偶尔能得到一点欢情时，会兴喜若狂，如《迎李近仁员外》一诗写道：“今日喜时闻喜鹊，昨宵灯下拜灯花。焚香出户迎潘岳，不羨牵牛织女家。”可知她得欢娱之不易。钟惺颇为同情地说：“如此而犹遭弃斥，吾不知其尚有心胸否也。红颜薄命，为之深慨。”⑬

鱼玄机“放情”，并非是乐于卖笑，而是企望在广交中求得专一的爱情，寻得可托相依的终身伴侣，“门前红叶地，不扫待知音！”这就是她朝夕之所求。可是“雁鱼空有信，鸡黍恨无期”（《期友人阻雨不至》），“深巷穷门少侣俦，阮郎唯有梦中留”（《暮春即事》），“人世悲欢一梦，如何得作双成！”（《寓言》）她在经历无数次的碰壁后，一方面怨恨自己不该多情：“自叹多情是足愁”，“放情休恨无心友”；另一方面，她怨恨男子薄情，在《送别》诗中，以水、云不定，喻男子朝三暮四，情感不专。鱼玄机此时的痛苦比被李亿遗弃时更甚更烈，她感到她不是被一人两人抛弃，而是被整个社会所遗弃。加之后来她生活日益贫困，不得不靠典卖为生，使她陷入人生的绝境：“茫茫九陌无知己，暮去朝来典绣衣”，她不堪生活的捉弄、践踏，终至发出“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的怨怒，这是她长期切身生活的体验，是人生痛苦经验的总结，是热切求偶而不可得的绝望倾诉，是对玩弄女性男子的怨恨谴责，她道出了封建社会无数被侮辱、被损害者想说而未能说出的共同心声。杨肇祉曰：“字字伤神”⑭。钟惺曰：“娇在无端生想便有，痴在全由慧性使成，非有才有色人，不能容易到也。”⑮

才高命薄 遭辱受谤

鱼玄机本是自视甚高的，她认为自己既有才华，又有美貌，可以荣显于世的。她曾自比天姿国色的牡丹，可惜被人抛弃路旁，遭风雨袭击，任人践踏摧残；如果移至宫中，护以栏栅，细心培植，就会身价百倍，视为珍宝。所以她对自己的不幸遭遇，始被李亿遗弃是颇不以为然的，她曾忿忿地说：“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意即我一定能找到称心如意的爱人，何必怨恨玩弄过我而又把我抛弃了的人？！这是多么自信而又倔强的性格！同时，也认为自己有才能，应当与男子一样进科举，入仕途。可是在那个时代，才华无法施展，理想不能实现，没有获取功名的机会，这更使她感到郁愤不平，她在《游崇真观南楼赌新及第题名处》中写道：“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因为是“罗衣”，不能与男子同登金榜，一展雄才，注定了从属他人、让人蹂躏的命运，这世道不是太不合理了么！《唐才子传》曰：“观其意志激切，使为一男子，必有用之才。”鱼玄机要求参政的思想，是对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封建礼教的叛逆，它具有民主思想的因素。鉴于她有这样的进步政治观，故她对西施作出了一反传统的评价，充分肯定了她在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的政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见《浣纱庙》）。而历史待西施并不公平，咒骂其为“祸水”、“妖孽”。而今庙前

冷落，只有荒寂的苧罗山，空立在长江之畔。诗人来到西施庙前凭悼，不禁为这位为国作过贡献的纯朴美女不应遭到的冷遇而悲慨。诗人对西施的怀念，为她不平，正是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的不满。

鱼玄机不满现实，热烈向往平等自由，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有强烈的欲求和眷恋，她的作品里时常激发出一种生机活力：“莫惜羊车频列载，柳丝梅绽正芳菲”（《和人》），“殷勤重回首，墙外数枝花”（《访赵鍊师不遇》），“画舸春眠朝未足，梦为蝴蝶也寻花。”（《江行》）可是，封建社会的不公，妾妓地位的卑下，不但不能使她有所作为，且使她沦落遭弃，甚至连一个知音也找不到，回忆此生，“万里身同不系舟”，她感到痛苦绝望，故其诗中又迷漫着一层悲苦的浓雾：“萧萧风雨夜，惊梦复添愁”，“枕上潜垂泪，花间暗断肠”，“莺语惊残梦，轻妆改泪容”，“殷勤不得语，红泪一双流”。尽管道家生活闲散，女冠之侠肠，自然山水之豁朗，亦未能抗拒社会历史长期积淀的重压，她在极大的矛盾痛苦中结束了她那如花似玉的生命。形成鱼玄机悲剧命运原因有三，一是妾妓社会地位卑下与其自视甚高的矛盾，二是道家要求清静无为与其不甘寂寞的矛盾，三是她的多情与男子薄情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不可克服，因而鱼玄机的悲剧是特定社会的必然产物。

她的一生是值得同情的，可是长期的社会偏见和传统势力却反而指责她，如宋代陈振孙说：“余尝言妇女从释入道，有司不禁，乱礼法，败风俗之尤者。”^⑥又如30年代的两本关于古代妇女文学著作竟然说她“有拿男人来玩弄的倾向”^⑦，“她要报复，她要泄忿，于是就任意去玩弄男性”^⑧。试问，在封建社会，一个在政治上不能独立，经济上仰赖他人，生活无所依托的弱女子哪里谈得上报复？怎么能去玩弄男性？所谓玩弄报复必然造成男性迷恋于己而后弃之不理的痛苦结果，才算得上是玩弄报复。在鱼玄机接触的这些官吏文士中找到这样的例证么！如果真是玩弄报复男性，那么在鱼玄机任真无伪的诗作中，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她玩弄报复后的痛快，却反而更多的感到她热烈执着地追求爱情而不可得的痛苦？！如果说，这种指责是出自封建社会和解放前的30年代，还可为我们理解的话，那么，80年代的今天，还有人承袭旧观念，指斥她“纵情而愆礼法”、“行止最不检”^⑨，那我们实在是很难理解了。鱼玄机遭妒被弃，实已沦为娼妇，被踏入了社会的最低层，我们还能、还忍、还应要求她去遵守封建的礼法吗？！

多中见一 词新情悦

诗人的不幸，却给她创作带来光辉的生命，创作内容的社会性、进步性已如前述，而艺术上的表现是颇具个性的。她一生虽短促而孤苦，但诗风却多姿多彩，既有雄浑阔大之作，如“蓬山雨洒千峰小，嶰谷风吹万叶秋”，“一枝月桂和烟秀，万树江桃带雨红”，“大江横抱武昌斜，鹦鹉洲前万户家”，“一双笑靥才回面，十万精兵尽倒戈”，壮物飞动，气势豪迈，意境阔大，视野高远，色彩明丽，不似小家碧玉之情怀。她亦有悠闲淡远之篇，如“翠色连荒岸，烟姿入远楼。影铺秋水面，花落钓人头。”（《赋得江边柳》）钟惺赞曰：“‘影铺’两句俱妙在神气静，语气朗。”^⑩又如：“嫩菊含新彩，远山闲夕烟。凉风惊绿树，清韵入朱弦”（《早秋》）。钟惺又曰：“此等诗，俱妙在气韵灵转而雅厚，足以达之。他人作剗削语，非不深秀，却无此凝静而和远也。”^⑪其超逸之情致颇有陶渊明之遗风。但她诗风的主导面是婉曲而不涩，任情而不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独特的想象。艺术，特别是诗歌，是心灵活动的产物，又要千方百计去触动人们的心灵。

而艺术的心灵活动，最忌循规蹈矩，要求独辟蹊径。玄机的诗作正表现了这一点。比如写送别，她不是按常规来描写，而是用新颖奇特的构思。请看《折杨柳》：“朝朝送别泣花钿，折尽春风杨柳烟。愿得西山无树木，免教人作泪悬悬。”折柳送别，自汉以来成为人们的一种习俗。唐代长安有座灞桥，送客至此，常折柳相送，题赠诗篇。因此许多文人因柳树而引起伤感，写下了许多送别诗。传说为李白的《忆秦娥》：“年年柳色，灞桥伤别”；高适的《送前卫县李家少府》：“黄鹤翩翩杨柳垂，春风送客使人悲”；郑谷的《淮上与友人别》：“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这些作品是从柳色、柳絮、柳垂的形色起兴，引起作者离愁别绪的审美联想，而鱼玄机则不仅借柳的形色来抒写伤情，而是驰骋她那浪漫的异想，表现她对离别的深刻怨恨。但她诗中表现的不是恨人，也不是恨别，而是转为恨柳，她幻想西山没有了树木，也就会因此没有离愁。这一想象展示了作者乍看十分天真，细思则非常沉痛的心理。而从“惜别”进入“恨别”，主题更深，情感更浓烈；从“恨别”转为“恨柳”，手法曲折新颖，令人寻味，因此它触动读者心灵的艺术魅力也就更强。

贴切的比喻。鲜明生动的比喻往往激人联想，耐人咀嚼，可产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但要比得新颖有特色，则要别出心裁，是颇费艺术匠心的。而玄机则不乏形象的比喻，如“山卷珠帘看，愁随芳草新”，以新生的芳草喻离愁，给人遐想，涵量极大。因芳草漫无边际，以喻愁思之无穷；芳草年年萌生，以喻愁思不断。在玄机以前，如王维曾以春色喻思情：“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送沈子福之江东》），白居易以春草喻愁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赋得古原草送别》）在玄机以后，李煜以芳草喻离恨：“离恨恰如芳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贺铸以烟草、风絮、梅雨喻闲愁：“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他们亦是以春色、芳草、柳絮、梅雨喻愁恨之多，其构思及表现手法类似。鱼玄机得到前辈诗人精英的孕育，又给后世作家以启迪。又如她的名句“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以滔滔不绝、永无休止的长江水喻浓烈无尽的相思之情，使抽象而又难以捉摸的思情，变得十分形象、具体、感人。比鱼玄机晚出生90多年的南唐后主李煜，他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差不多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句，北宋欧阳修的“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踏莎行》）也一再为后世文人所称道，然而殊不知我们的女诗人在李煜、欧阳修的一世纪前就已发其滥觞了，只是由于女作家自古以来被歧视，故其成就湮没无闻。以上所举为明喻，玄机诗中还有不少暗喻，也是运用得极微妙的，如“惟应云扇情相似，同向银床恨早秋”（《酬李学士寄簪》），此用班婕妤《怨歌行》之典，以扇至秋被捐，暗喻女子色衰被弃，意在不言之中。钟惺对此手法极赞赏，曰：“绝句如此奥思，非真正有才情人，未能刻画得出；即刻画得出，而音响不能爽亮，辗转费解，则亦使人不能豁然，则不如不刻画也。此其道在浅深隐显之间，尤须带有秀气耳。”②又如斥男子情感不专：“水柔逐器知难定，云出无心肯再归？”以流水浮云之飘泊不定，暗喻对她寄情一时、而她却想钟情于终生的男子，实在是高妙。历来以“水性杨花”鄙喻女子，玄机从实感出发，一反旧观念，以水性云情来刺男子，充分表现了她任真不羁的性格。又如她以打毡为例：“不辞宛转长随手，却恐相将不到头”，来隐喻她不能与意中人同偕到老的忧虑，蓄意含情，缠绵凄恻。

细腻的描述。艺术上表现的或粗疏、或细密，是很能见出作者的风格的。玄机以敏锐的观察力，再加以孤寂心境对自然景物特有的深情，往往对客观事物的描写能达到细腻入微的地步，表达了她“这一个”在某时某地独特的情怀。如《暮春有感寄友人》：“莺语惊残梦，轻妆改泪容。竹荫初月薄，江静晚烟浓。湿嘴衔泥燕，香须采蕊蜂。独怜无限思，吟罢亚枝松。”

三四两句已使人感到察物之细，为什么三月月荫薄？这一方面是因为初月，即初几的上弦月，月光本来暗淡，再加上竹荫稀疏，连不成浓影；另一方面是晚烟浓，即水蒸的雾气重，更何况是地处无风的江边哩！仅仅十字，把此时此地此景写得多么具体。五六两句则更进一步透过作者心灵的放大镜，把处于特定情境中的燕子蜜蜂一下突现在读者眼前。这里诱使读者深深去咀嚼的是：为什么作者特别写衔泥嘴湿的燕，采蕊须香的蜂呢？难道不正是这一描写含蓄而深沉地透露了作者的“无限哀思”：燕子做窝，成双栖息；蜂采花蕊，几多香甜，而自己呢？形单影孤，惟有“泪容”、“独怜”而已。可见这正是鱼玄机暮春有感的关键的“触感剂”。这里我们看到，作者对景物的细腻描写，正是为了将心曲微妙地抒发出来，这样也就达到了“景语皆情语”的艺术妙境。

玄机创作上能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首先是因为她以生活为基础，抒写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遭遇，语多发自肺腑，饱和着愁和泪，她曾说：“泪落晴光一首诗”，“愁吟五字诗”，故能动人心弦。所以薛瑄说：“诗文出于真情则工”^{②③}。其次，是她勤奋好学，据《唐才子传》、《全唐诗》、《鱼玄机事略》载：玄机“好读书”、“喜读书”，她自己也曾说她房间、床头到处杂乱地堆满了书籍：“卧床书册遍”，“道家书卷枕前多”，“绮罗长拥乱书堆”，可知她博览群书，手不释卷。她善于学习前人，而铸成一己之风格。第三，她对待创作十分严肃认真，每写一诗往往冥思苦索，精雕细琢，反复推敲，吟诵再三：“一首诗来百度吟，新情字字又声金”（《次韵西邻新居兼乞酒》），“苦思搜诗灯下吟，不眠长夜怕寒衾”（《冬夜寄温飞卿》），“字字朝看轻碧玉，篇篇夜诵在衾裯”（《和友人次韵》），“喧喧朱紫杂人寰，独自清吟日色间”，真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由于她注重锤炼字句，讲究形式美，故佳句甚多，如“红桃处处春色，碧柳家家月明”，“诗咏东西千障乱，马随南北一泉流”，“明月照幽隙，清风开短襟”，“白雪楼高题旧寺，阳春歌在换新词”，“蕙兰销歇归春圃，杨柳东西绊客舟”，清新挺秀，对仗工整，情致繁缛。正因为她有生活实感，又富文学修养，且善于学习前人，创作态度十分严肃，故其“风月赏玩之佳句，往往播于士林”^{②④}。后世对其评价甚高，徐献忠说：“玄机形气幽柔，心惊流散。……其诗婉倩悲凄，有风人之调，女郎间求之，则兰英绮密，左芬充牣，生与同时，亦非廊庑间客也。”^{②⑤}钟惺曰：“玄机盖才媛中之诗圣也。”^{②⑥}这些评价是不算过分的。

注释：

① 《唐诗快》

②⑤ 《唐诗品》

③ 《明本唐百家诗唐女郎鱼玄机诗集题跋》

④⑤⑬⑭⑮⑯⑰⑱⑲⑳ 《名媛诗归》

⑥ 《诗薮》

⑦ 见《全唐诗》四百九十四卷

⑧ 见《朝野僉载》卷二

⑨ 见《新唐书·严武传》

⑩ 《白居易集》卷六十七

⑪⑫ 《三水小牍》

⑬ 《唐诗艳逸品》

⑭ 《补妒记》

⑮ 陆晶清《唐代女诗人》，1931年神州国光社出版。

⑯ 谭正璧《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1931年上海光明书局出版。

⑰ 陈文华《唐代女诗人考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⑱ 《读书录》